



新时代
山乡巨变
创作计划

NEW ERA MOUNTAIN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
CREATIVE PLAN

霍林河

的女人

翟妍 著

二十年的岁月里
绝地中的她们如何翻转命运的齿轮
实现逆袭蜕变

拿到录取通知书
却没有走进大学
四姐妹分别离家数年
却又回到生命起点

作家出版社

翟妍 著

霍林河
的女人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霍林河的女人 / 翟妍著 . —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 , 2024.3
(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)
ISBN 978-7-5212-2689-8

I. ①霍… II. ①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4) 第 011790 号

霍林河的女人

作 者 : 翟 妍

责任编辑 : 史佳丽

封面设计 : 末末美书

出版发行 :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 址 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: 100125

电话传真 : 86-10-65067186 (发行中心及邮购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 : zuojiachubanshe@zuojiachubanshe.com

<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>

印 刷 :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: 152 × 230

字 数 : 363 千

印 张 : 26.25

版 次 : 202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2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2689-8

定 价 : 5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农，天下之本，务莫大焉。

出自西汉司马迁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

1

在榆村，胡来早和所有姑娘都不一样。这不一样，不仅仅来自长相上的区别，性格上的差异，更多是源自虽然她们都是肩膀头上扛个脑袋，可大多姑娘，都想着将来怎么嫁个好男人，过那种不为钱发愁的日子，胡来早呢，脑子里从来都是装着读书的事，总想着有天考上大学，凤凰一样，飞出榆村。她喜欢画画，梦想是当个绘画老师。

一九九八年，胡来早参加了高考，整个夏天，她都沉浸在要去读大学的喜悦里。可她做梦也没想到，通知书还没等到，村后的霍林河发大水了，以至于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时，交通被大水阻断，信件根本邮寄不到榆村来，隔在了一河之隔的嘎罕诺尔镇第二中学——胡来早就是在那儿念的书。学校把电话打到了村委会，村书记刘国胜来报喜时，来早妈秀草犯难了，该怎么去嘎罕诺尔镇一趟呢？

由榆村到嘎罕诺尔镇本来是划着船就能过去，可天天下雨，河里的水时时高涨，白亮亮的，连着天，村里的广播喇叭不分早晚预报险情，嚷嚷着洪峰要来了，禁止坐船、渡河，所以水路是行不通了。

如此，就要坐火车了。

如此，隔河相望的镇子，一下子要绕出去百八十里，来早要去，她妈秀草不放心，打发来早爸胡长庚去把通知书拿回来。

坐火车要去火车站。

车站是好字井，和榆村隔着一条东西走向的渣石路，榆村在渣石

路北，在赉安县境内，离渣石路有二三里。

好字井呢，在渣石路南，离榆村有七八里路远，隶属乾平县。

说起这赉安城和乾平县，在历史上都是不容小觑之地。

先说这赉安城，靠着嫩江，在古时候，是游牧民族的渔猎圣地。契丹皇帝捺钵出行，携文武百官、皇妃宫女，威仪浩荡，辗转到此，临朝听政，接见外国来使，举办“鹅头宴”“鱼头宴”，“住坐”可长达数月之久。据说，北宋文学家苏辙那句“钓鱼射鹅沧海东”中这“沧海东”，指的就是赉安城及其周遭这片土地。

可历史除了给这片土地留下大量的残陶碎瓦、断井颓垣，百余个遗址群，并没有让这里的百姓见到唾手可得的财富，即便地域广博，大多都被盐碱覆盖，可耕种的土地像三个人身上的两根须，又稀又少，要是没点外财，日子只能越过越可怜。

再说那乾平县，和赉安城毗邻，位于吉松省西北，有文字记载，乾平县的地理位置顺应了八卦中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中的“乾”位，便叫了“乾县”，但早年间县境内土匪横行，人心惶惶，在“乾”字后又缀个“平”，兼以借地安民。

好字井在乾平县属于边缘村，经济比乾平县其他地方略弱，但人口稠密，家家户户土地多，日子好过，比起榆村，就有穿西服的遇见了戴狗皮帽子的那么点儿意思了。

一九九五年，乾平县有了油田。大大小小的油井，占了好字井大量的荒地和草原，这让好字井立马咸鱼翻身，在整个乾平县中突显出来。有了油田，就要用工，用工就要优先安排当地人，用了当地人，人家的口袋就鼓了，所以好字井不但在乾平县扬眉吐气了，与榆村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了。

好在，油田把油井也打到了渣石路北，进到了赉安县境内，到了榆村地界，还把石油公司建在了榆村的草原上，如此，榆村也有人被招进石油公司，做了合同工。但能去到石油公司上班的榆村人，是屈指可数的，一定要去的，必须挖门子凿洞，买几个人情才行。

那年头，村里教书的老师一个月只能开百八十块钱，石油公司的合同工，每月能赚六七百，这是相当眼气人的。以至于胡来早刚初中

毕业那年，胡长庚打算让她和村里的李小米、叶高粱一样，从学堂里退出来，再去找门子、说人情，让她也去石油公司上班。说凭她肚子里装着的那些书上的本事，寻个油田的差事保准不难，往后，再寻个找油的男人嫁了，照样不会下庄稼地。

榆村的姑娘，不下庄稼地，就是福气。

来早不这么认为，她坚信，幸福不是不下庄稼地那么简单，要嫁的男人，也不是脱离了庄稼汉就好，她心里伴侣的样子，要有文化、有头脑，说话头头是道，做事彬彬有礼，拿得起放得下，顶天立地。如此一来，那些整天跟黑油打交道黑渍麻花的找油人，即便口袋里揣着比砖头还厚的工资，她照样正眼儿不瞧。到了开学时，把书包、行李一扛，去学校住宿舍了。

胡长庚当然是不甘心由着来早去的。除了来早，他还有一个儿子，叫胡来多。在胡长庚的观念里，儿子肯定是要把书念到底的，儿子才是顶梁柱，是将来的一家之主。可家里的生活条件一般，供一个儿子他已力不从心，再加上闺女，那简直是馓子骑大马，上下两难。来早那么不管不顾地一走，胡长庚心里不免怨恨起来早，整天磨叨来早不懂事，不理解他的苦，说人家都讲，闺女是爸妈的小棉袄，可自己的“棉袄”，四处透风。这倒也不全怪胡长庚，他打小没爹，和他母亲一块儿省吃俭用，抚养两个弟弟、两个妹妹长大成人，累出一身毛病，稍稍一上年纪，腰疼腿疼都找上门来，下河打鱼、去草甸子抡钎刀打苇、伺候庄稼这些事，都是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不得不硬撑着干，不然，日子更没法过。只是，那样磨叨过几次，秀草听不下去了。

秀草是疼来早，即便是闺女，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。她说：“姑娘家的小性子就能耍那么几年，由着她去吧，等到了该结婚的时候，看她还能耍给谁看。”言外之意，是来早爱上学，让她上好了，等她到了嫁人的年纪，让她嫁人就行了。就这么的，胡长庚不好再说啥了，让来早继续在嘎罕诺尔镇念书。

就这么的，秀草愣是靠着多饲养出来的猪、鸡、鸭、鹅，把来早供到了高中毕业。

就这么的，来早考上大学了。

胡长庚去好字井火车站时，雨照旧下着，秀草帮他穿上雨衣，送他出门，嘱他不要走大路，说大路碱性大，泥头乖张，走起来拔脚，要走那防风林下的毛毛道，才不会弄脏鞋子。

从榆村通往好字井那道防风林，东边是一片玉米大地，庄稼长势好，遮挡住了原本隐约可见的一个小村。西边是草原，千里沃野，平坦开阔，辽远无际，没被水淹前，上面长满羊碱草、碱蓬蒿、马莲、老瓜瓢……各式各样的乡间野生植物，到了盛夏，野花们你追我赶，开出的颜色五花八门。有一种趴在地上生长，会结出一串串肉嘟嘟红艳艳果实的灌木，没人知道它的名字，可它们总是用自己矮小的身子给野兔、跳鼠、山耗子、刺猬撑起一个家。而今，到处都是水，汪洋迷茫。只有一栋小楼，红顶白墙，很是扎眼。

2

那小楼是石油公司，榆村的王树贵在那里打更。

王树贵和胡长庚的年纪一般大，小时候，从悠车里掉出来，摔坏了眼，看人时总是一只眼往天上膘，一只眼往地上瞄。榆村人叫他“王看天儿”。

因为这“看天儿”，王树贵年轻时找媳妇没找到随心的，娶了好字井的一个闺女，相貌谈不上好，也不算难看，长个土捏的实心眼，脑子不那么灵光。王树贵嫌弃她，家里有好嚼果了，也舍不得给她吃。她馋得慌。有一回，王树贵去嘎罕诺尔镇粮库交公粮回来，见她还没做饭，只能自己动手，去倒灰筐时，倒出一团坨坨，扒拉开一看，是一团白面条。他挎着灰筐回来，手里掂着那坨面，跳着脚，心直疼。打来一桶水，一边冲洗，一边往嘴里塞，越吃越牙碜，越想越气，揪过她，抡巴掌打。他老婆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：“还不是因为你平时总苛待我，我才趁你不在家，擀面条吃，吃到最后，顶到了嗓葫芦，见还剩一碗，怕你回来骂人，顺手倒进了灰筐里。”

王树贵骂她是个馋老婆，要休了她。她继续哭着说：“过年时，胡长庚起码要给秀草换个新头巾，我不过吃了几碗面条，就惹你这样心狠。嫁你时，觉得你有不如人的地方，会拿媳妇当宝儿呢，这可好，一碗面条都舍不下。”邻居听见吵，过来劝，说王树贵一个爷们，不能因为一口吃的，和自己的媳妇较真儿。王树贵解释说：“不是心疼她吃，是气她要趁着我不在家才吃，吃剩了还败祸。”邻居听了说：“她就是一个实心眼，你还计较个啥呢？”王树贵品来品去，更觉丢人，但也没别的法子处置她，只好将就着过日子。他们生了一个儿子，倒是令人满意，叫春生，和来早同年。

春生念书不成器，初中毕业后，没念高中，去乾平县一家家具厂学木匠去了。恰是那年，榆村来油田了，王树贵便跑来打更，图个逍遥自在。

胡长庚和王树贵关系好，小时候一起上学，撒尿插香拜过把子，直到现在，见面了，还一口一个“老磕头”地叫着。所以，路过石油公司门口时，他特意放慢脚步，往更房那儿看了看。他是想通过王树贵帮忙，找一辆油罐子车，把他捎到好字井。

更房前有一块菜地，西红柿已经泛红，茄子也开花了，紫色的茄纽油光发亮。甜杆儿的种子是九头鸟的，一株已经分蘖出好几个枝杈。菜地周边是花墙，一水儿的万寿菊，经雨一润，香气阵阵扑鼻。丝瓜长势好，爬到更房的屋顶上去了，一棵苦瓜秧绕着树干往天上钻，结下的苦瓜竟有丈八长。这些，都是王树贵侍弄的。下雨了，他也不闲着，站在菜地里，给茄子打底叶。胡长庚站在大门口，一眼瞧见他，喊一声“老磕头的”，朝里走来，一辆油罐子车刚好往出开，他只好立在一旁，给车让路，盯着车，像是给车行注目礼似的。

车慢下来，司机从车窗里探出脑袋，叫他“胡叔”。是韩青，二十出头，白白净净，眼大眉浓。好字井人。他家在火车站前，住的是车站职工的家属房，红砖灰瓦，谈不上气派，倒也是乡间的一道风景，总惹得庄稼人好奇，对他家也礼敬三分。因为韩青爸是火车站的站务员，挣公家钱，总穿一身铁路工装，干净利索，相当体面。韩青妈也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，是乡里的计生员，管着十里八村女人的肚子，

三天两头去各家各户发放避孕套，告诉人家一定要坚持使用，用没了还给。有新结婚的，生了第一胎的，也要去嘱咐一番，讲讲政策原则，敲敲警钟和边鼓，以防一不小心，乱了方寸，踩了红线。那时候，在整个乾平县，韩青妈的计生工作是最出色的，总能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说服整个好字井的女人，让她们不作不闹，享受“一个孩子就是好”的政策。

那时候，韩青家和村里所有的家庭一样，抽屉里、炕席底下，到处都是避孕套，他好奇那东西的用处，总趁着他妈不注意，时而拿去当气球吹，时而往里头灌水。他那样淘气，自然是不乐意摸书本的，混到高中毕业，考了驾驶证，赶上油田招工，被招到车队来了，开油罐子车运油。

韩青负责的是一号油井。

一号油井是口老井，在榆村西边的草原上。那还是来早四五岁时，一伙找油的闯进榆村，在西边的草原上，没黑没白，忙活半年，打下的那么一眼油井。打完后，钻井队就撤了，油井再没人问过，隔上十天半月，油井会耐不住寂寞一般，发一通脾气，天女散花一样往出喷油。榆村人一见那黑东西出来，用铁皮桶、“喂得罗”^①往家里拎，扔到灶膛，当柴火烧。十几年以后，石油公司来了，那黑油变珍贵了，再不准榆村人随便拿，装上了磕头机，配上了储油罐，由韩青三天两头去输一次原油，往乾平县送。

这一刻，韩青是又要运油去了。胡长庚跟他也熟，捏着雨衣领子问他能不能捎个脚儿。韩青说没问题，让胡长庚去更房等，自己先去输油，约摸回来时，胡长庚再去路口拦他。

胡长庚知道，路上捎人这事儿，不能太明目张胆，否则韩青会被老总骂，就说好。王树贵站在茄子地里，问他是不是要坐火车去给来早取录取通知书。胡长庚说是呢是呢。王树贵让他等一下，转身回了屋。不一会儿，王树贵拿着一封信，趴在窗口，从窗户下雨帘的缝隙间递出来，让胡长庚快看看，说大概是不用去了，来早的录取通知书

^① 俄语音译词，指上粗下细的水桶。

被人捎回来了。

胡长庚大步走过去，接过一看，那上头的寄出地址，确是一所师范大学的名头，问王树贵信咋在他手里。王树贵笑着告诉胡长庚，是公司里有人去嘎罕诺尔镇给自家孩子取通知书，见有来早的，给捎回来了，自己正想着晚上专门回村一趟，给他道喜呢。

胡长庚也笑，对着韩青挥挥手，示意不必捎脚了，韩青嘴上道着喜，把油罐子车开走了。胡长庚又和王树贵闲扯几句，拿着通知书回家了。临别前，胡长庚让王树贵晚上换了班后，去家里喝酒。王树贵答应了。

胡长庚到了家，把通知书摊在桌子上，一家人都围过来，左看右看，个个美得合不拢嘴。来早更是笑眉喜眼的，紧紧搂着秀草的脖子，一个劲儿说：“这可都是妈的功劳，要不是妈坚持让我念书，我早像李小米和叶高粱一样，去石油公司打工了。”

秀草温和地摩挲着来早的头发，眼睛却看着胡长庚，神情里带着一丝得意，像是说：“咋样？我没白坚持吧，给你们胡家供出一个大学生。”

胡长庚看出了秀草那点心思，也不辩驳，让秀草赶紧去炒几个拿手菜，说要请王树贵来喝酒。

秀草最能领会自己长庚的心思了，知道他要请王树贵喝酒，无非是想表达两层意思，一层是对捎信的谢意，另一层是想跟这个老磕头的显摆显摆，自家出了大学生。以前，王树贵总仗着自己和胡长庚磕过头，拜过把子，就觉得和胡家门当户对，也仗着春生和来早是一起长大，总说等春生学成木匠，要和胡长庚做亲家。那时候，胡长庚和秀草合计过，说来早的书要是念不出名堂，和春生好，倒也知根知底。现在，来早考上大学了，以后，多的是高枝儿可奔，这春生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眼了。

秀草干活麻利，一会儿工夫，把菜炒好了，把酒桌也摆好了。酒刚倒上，王树贵来了。

胡长庚面带笑容，招呼王树贵落座，王树贵还没开喝，已经糊涂了似的，闲话连篇说一堆，拉着胡长庚反复问：“老磕头的，你说咱俩

这辈子，是不是多个脑袋差个姓的关系？说过的话，是不是要算数？吐口唾沫是不是都要算个钉儿？”

胡长庚知道王树贵想说来早和春生的事，举着酒杯，只一个劲儿劝酒，咋也不肯接他的话茬儿。

王树贵不依不饶地质问他：“咋的？闺女要上大学了，觉得我家春生高攀了？”

胡长庚被逼无奈，他说：“咱俩还能做孩子们的主？儿大不由爷，女大不由娘，这个道理你不懂？”

王树贵说：“是你生养的不？是，就应该听你这个爹的。”

胡长庚不想再跟他纠缠，拿眼看秀草。秀草立马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树贵，都说当年为了一碗面条，你把春生妈打个够呛，是真的不？要是真的，春生往后要是随了你，我可不敢把来早许给你家呢。”一句话，把王树贵撵消停了，这话题终于过去，总算把一顿饭顺利吃完。

3

接着，胡长庚就给来早张罗升学宴了。那天，天儿难得晴下来，阳光照在薄薄的雾霭上，整个榆村泛着潮润。胡家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柳，一大早，喜鹊在上面跳来跳去。

胡长庚看一眼那喜鹊，朝河边去了，是要和打鱼人定购宴席上用的鱼。关于宴席，他想弄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的，不管咋说，榆村的女子，念书出息的，来早也是蝎子尾巴独一份。

胡长庚一到岸边，打鱼人正好拖着渔网上岸，鱼筐里的鱼也满满当当的。河水太大，冲坏了周边不少鱼塘，打鱼人天天能打上大鱼。胡长庚凑过去看，打鱼的赶紧说：“李占家的鱼塘又被大水冲开了，鱼都跑到河里来了，很大，用作宴席，保准有面儿。”

胡长庚的心思都在鱼上，没仔细听打鱼人的唠叨，瞧着鱼着实好，都背家里去了。

帆布大棚是前一天搭起来的，胡长庚背着鱼筐到家时，榆村人的“御用杀手”张黑子已经把羊杀好了。羊皮刚搭在墙头上，苍蝇还没来得及往上扑，一个收破烂的赶着毛驴车在街上吆喝起来，胡长庚喊他过来，把两张羊皮收走了。

“捞头忙”请的是村里最有头有脸的王树才。他是王树贵的大哥，因为还有个叫树旺的弟弟在赈安县水利局当局长，村人更敬重他三分，外号“屯不错”。

王树才威望高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，他都给支派；谁家有个红白喜事，他都给张罗。这工夫，他已经跟大师傅共同列出十六个菜品，并指挥大师傅在新搭起的灶台前卖开腕子了。油锅声滋滋啦啦响，香气在院子里荡。

秀草人缘好，榆村的女人们都来帮忙了。她们站在棚子底下剝鱼、择菜、洗菜、切菜，和坐在一旁打扑克的男人们逗嘴，笑声一浪一浪掀着，差点把棚子震翻。

王树贵也跟石油公司请了假，特意来捧场子，见女人们剝的鱼是清一色的红尾鲤鱼，又大又肥，叫过胡长庚说：“买这么大的鱼，可要贵些呢。”胡长庚说：“贵就贵嘛，难得搞这么一回。”王树贵阴阳怪气地说：“闺女到底是外姓人，你供再好，将来还不是要去别人家过日子，生了崽崽，还不是要随人家的姓，你该等你家来多考上时，再这么铺张。”胡长庚听了，十分不舒坦，也不看他，语气里带着一丝嘲弄道：

“闺女就要精细养，倒是儿子，书要是读不好，让他学木匠去，那样，春生还可以教教他。”王树贵的脸唰一下白了，眼睛朝天上一翻，看见开小卖店的晴二嫂来了，就不理胡长庚，跑去和晴二嫂打招呼，顺路溜进灶房，偷了几个刚出锅的油炸丸子，往晴二嫂嘴里塞。

这晴二嫂可是榆村的红人。不到三十，俏鼻子俏眼儿，能说会道，笑起来比男人还豪爽，住在村子正当央，开一家小卖店，卖些烟酒糖茶、零头碎脑什么的。农闲时，打扑克的、看条牌的、搓麻将的，都到她那里开场子。她抽红，扑克有扑克的抽法，条牌有条牌的抽法，麻将的红利最大，人群不同，抽红的筹码也随机应变。她接触的人各色各样，练就了见啥人说啥话的本事。王树贵把一个丸子塞进她嘴里

时，她扯着嗓子一吆喝：“哟，树贵大哥可真会疼人，这要不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，我非亲你一口。”

王树贵一听，顿时拔了拔腰杆，说：“当着大伙的面亲，那才叫真心真意呢。”

大棚子底下有男人钻出来，起哄道：“人家晴二嫂就是那么一说，树贵你还敢当真？要亲也轮不到亲你。”

王树贵说：“我咋了？嫌我没村书记官大？”

大伙听了，都哈哈笑，知道王树贵是话里有话呢。那是因为背地里榆村人都说，晴二嫂开小卖店从来不交工商税，万一上头有人来查，村书记就出面，请那些来收税的人去嘎罕诺尔镇喝酒，逢年过节的，村书记去上头送礼，总不忘了替晴二嫂也打点一下，就算晴二嫂把小卖店开成牌局子，照样顺风顺水。

晴二嫂一听大伙拿话寒碜她，也不恼，说：“刘国胜对我是不赖，可他赚了钱，还不是要放在他婆娘的口袋里去吗？要是我和他媳妇一道儿去嘎罕诺尔镇赶集，见到了相熟的人，人家会喊他老婆是村书记家的，我就算真的和他好，别人也只会叫我晴二嫂子呢。给我说情话的男人，头上不管闪耀着啥样的光环，都不会照到我呢。何况刘国胜就算有那个贼心也没那个贼胆呢，不过就是嘴头子臊，从来不动真格的。所以我晴二嫂才不会去谈那些亏本的情啊爱啊的呢。”

大伙笑得更欢，王树贵却不依不饶，又说：“村书记不动真格的，那电工杜老歪呢，动真格的了没？”

一说到杜老歪，就听人群外有人喊：“电工来了。”大伙转身去看，见杜老歪背着电工兜子到了。

晴二嫂不闹了，混迹到女人堆里，把袖子一挽，说：“来来来，有啥让我干的，都拿过来，那个王看天，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呢。”

大伙正撒着欢，来了一个姑娘。是来早的好朋友，头发黝黑茂密，鹅蛋脸，肩上斜斜垂下一根麻花辫子，穿着一件灰白格子娃娃领掐腰长裙，又高又瘦，眼睛水汪汪的，有些哀伤。她是张黑子的闺女，住在来早家后面，叫张麦子，和来早一样，二十岁了。她们小的时候，总是爬过隔在两家之间的那堵院墙玩摆家家，经年累月下来，那院墙

竟被她俩爬出一道豁口。秀草总逗张麦子，说来早要是个男娃，一准把她娶过来当媳妇。为此，来早和张麦子玩过很多次摆家家，房前屋后到处是碎碗碴儿、小泥人和一个挨着一个的土窝窝。

又来了两个姑娘。也是来早的好朋友。也是二十岁。那白白净净，个子高挑，瓜子脸、大眼睛、长睫毛，梳着垂肩长发，穿一袭黑色长裙的，叫李小米。

那皮肤细嫩，脸蛋椭圆，眼睛一笑一笑，个子不高不矮，束着马尾，稍微有些丰润，上身穿一件红白相间条纹短袖，下身穿着蓝色牛仔裤的，叫叶高粱。

李小米和叶高粱两家是东西两院的邻居，都住在张麦子家后面。早些年，李小米和叶高粱小，是不跟张麦子往一起凑合的，是她们嫌弃张麦子的家境不好。因为她爸张黑子是个好吃懒做的主，庄稼地里总是草比庄稼高，没娶麦子妈前，一直是榆村的马倌儿；娶了麦子妈以后，村上为了照顾他，给他评了一个五保户，自此，年年吃政府的特殊救济，不感到羞臊，倒好像自己是领工资的，吃得好，活得快活。他爱喝酒，谁家有事都要往前凑，怕人家嫌弃，去了就抢着劈柴烧火，干些粗笨活，一通忙活下来，也少不了吃饭时要请他上桌。

张麦子妈呢，疯疯癫癫的，犯起病，满街走，挨家门口骂人，有时，还寻死觅活的，要跳河。

那样的人家，每天都鸡飞狗跳的，恍似张麦子也神经兮兮，让人害怕。李小米和叶高粱每次见了张麦子都要绕着走，甚至会拉着来早说，张麦子也会像她妈一样突然发疯的，万一闹起来，会朝大伙脸上吐唾沫。来早不信，说麦子吐谁唾沫，也不会吐她。叶高粱和李小米笑她傻，说她总跟疯子的家人打连连，也会变成疯子的。

这话虽然没到过张麦子的耳朵，可张麦子还是从李小米和叶高粱的眼神里看出了躲闪和距离。有一回，张麦子和来早说：“你没必要因为我，去疏远李小米和叶高粱。”来早说：“不管她们怎么看，你都是我最好的朋友。”

等到李小米和叶高粱不另眼看待张麦子了，那已经是长成大姑娘时的事了。大姑娘，对人对事，就有了分寸，对张麦子再怎么心存偏

见，面子上还是能藏住的。而真正和张麦子走近以后，发现麦子这人是很不错的，从小吃惯了苦头，一副男娃秉性，皮皮实实的，不怎么说话，心眼倒是极好。村里人都说是随了她妈，说她妈没疯的时候特别善良，那时候，村上有一批小知青，衣服要是破了，不会舞针弄线地缝补，她常去给这个缝缝，给那个补补，落下一副好口碑。只可惜，好人没好报，到头来，害了一个疯病，也把张麦子拖累了。是张麦子读到初二那年，她爸就以她妈离不开人，弄不好会跳河为由，不让她念书了。这个理由，张麦子无法抗衡，和人命比，学业就如灯草灰过秤，分量很轻。尤其，那还是自己妈的命。

4

在接下去的时间里，那三个还在念书的姑娘，一个一个地，也跟长跑赛道上的运动员一样，陆续有人掉队。

李小米和叶高粱读到了初中毕业，连中考也没参加，一起回家务农了。

先说李小米家，她爷爷年轻那会儿，家里很穷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，照样和她奶奶一年生一个崽，愣是生满了十二生肖，除了老二和老七是闺女，其余的，肩挨肩，都是大小伙子，一长起来，吃饭要一锅，穿衣要一擦，该上学时，买不起书，交不起学杂费，最多在学校里晃荡个三年两载，纷纷辍学，充当家里的好劳力去了。儿子多，劳力多，李小米的爷爷早早当上了村里的老爷子，显得十分好命。可给儿子娶媳妇时，就没哪家的闺女愿意进门了，只好把儿子一个个倒插门给女方。

榆村的习俗，长子是不能倒插门的，那李家的小子，从老三开始，到了婚娶的年纪，通通夹着铺盖卷走人，到女方家撑门户去了，日子也都过得有模有样。唯独那老三到了丈人家后，和丈人像是五行相克，处处不合拍。丈人指东，他打西；丈人叫狗，他撵鸡。气得丈人说他

不是养老的姑爷子，把他从家里赶出去了。他正求之不得，领着媳妇回了榆村，三四年的光景里，两个丫头落地了。他也是打算和媳妇好好过日子的，可在二丫头出生不久后，老村书记领着嘎罕诺尔镇的计生干部，把他的家抄了，铁锅和饭碗都没给留。他看着黑洞洞的灶台，犹如六月里反穿皮袄，里外发火，当晚，把老村书记家的柴火垛给点了。

这老三就是李占。就是李小米的爹。他点老村书记柴火垛那天有风，火被风吹着，舔着了老村书记家的马圈，活活烧死两匹马。为此，李占蹲了三年班房，再回来时，发现二丫头已在一场大病中夭折了。他愤愤不平，结识一帮二流子，起先是偷鸡摸狗，后来便觉得小偷小摸不可口，开始偷羊偷马偷车，班房进进出出，从来没教育好他，还在嘎罕诺尔镇养个坐陪女，希望能生个儿子出来，那女人的肚子也争气，果真给他添了个儿子。添了儿子可不好呢，他基本住在嘎罕诺尔镇了，从此以后，榆村这个家里要是没有大事发生，就很少回来了。小米妈曾哀求过他，要他跟那女人断了，把孩子抱回来养。他舍不得那女人，肯定是不乐意，小米妈就和他吵。每次吵，他都揪着小米妈打，从屋里打到屋外，又打到大街，常常惹来半村人围着看热闹。

再说叶高粱，她念书不念书的，从来没人管，她爸叶大山从来也不指望她念书出息人，所以她一贯不把念书当回事，因为跟李小米关系好，李小米念她就念，李小米辍学她就辍学。李小米不参加中考，她也随着。

到头来，只有来早坚持读书，坚持相信靠着读书可以实现梦想。这多多少少的，让那几个辍学的有些嫉妒。张麦子还好，和来早家住前后院，从小玩到大的关系，每次来早回来，都还有话可说。李小米和叶高粱不一样了，整天跟着家里人去种地，和拉犁拉车的马一样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变得又黑又皱，和纯纯素素的来早一比，简直是蹊脚驴子追马跑，累死也赶不上了。在那样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里，上学时的一切温馨甜蜜，都很快被抛到了脑后，成为庄稼人那种苦累，让李小米和叶高粱再也没心情回忆姐妹情谊了，晚上睡觉时，恨不得拽着猫尾巴往被窝里爬。

最可气的是，干那样又苦又累的活，李小米和叶高粱连件漂亮衣